

区域动态（拉美和加勒比）

2024年8月第二期

本期提要

专题聚焦

巴西政治风暴眼：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与内外联动

各国动态

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

一、专题聚焦

巴西政治风暴眼：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与内外联动

导言：

近年来，巴西政治舞台正经历着持续的动荡，其中的关键驱动力之一便是极右翼势力的迅速崛起。博索纳罗主义作为巴西极右翼的代名词，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与美国、阿根廷等国的极右势力保持着紧密联系。本期汇编将梳理以博索纳罗主义为代表的巴西极右翼势力发展历程，呈现其与国际保守势力的互动与联结，分析博索纳罗主义能够保持活力的内外部原因，及其在国际局势变化下的发展前景。

一、巴西极右翼的兴起与发展

（一）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在《Outras Palavras》2023年6月5日文章《巴西极右翼势力的三股浪潮》中，巴西经济学家马西奥·波赫曼（Marcio Pochmann）指出，右翼意识形态的兴起通常是一种自然反应，尤其当社会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即那些“富裕、强大且享有特权的阶层”——面临变革挑战时的一种自然反应。在巴西，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与该国的历史中的三大关键转折点紧密相连，且在这些时期逐渐形成了更为系统的组织形态。

首个转折点是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危机的爆发，这场危机最终导致了长期农业计划的瓦解，进而激发了社会各界对巴西未来发展方向的广泛讨论与动员。1932年，“巴西整体主义行动”（AIB）在普利尼奥·萨尔加多（Plínio Salgado）的领导下应运而生，它借鉴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公民文化运动，旨在应对1929年美国大萧条带来的国内冲击。特别是1935年至1937年间，整体主义行动党迅速扩张，成为欧洲以外最大的法西斯组织之一。与此同时，巴西的纳粹党也蓬勃发展，成为纳粹主义在德国本土之外的重要分支。虽然这两股极右翼力量试图通过民主途径掌权，但因“新国家”（Estado Novo）的建立（1937-1945年）而暂时中断。

第二个历史性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那时巴西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正稳步推进。在拉丁美洲冷战的紧张氛围中，巴西捍卫传统、家庭和财产协会（TFP）于1960年由普利尼奥·科雷亚·德奥利维拉（Plínio Correa de Oliveira）创立。该组织在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政府推行的改革运动中树立了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试图唤醒传统农业社会的道德价值观，采取极端保守和反现代主义的立场。得益于政治支持和社会基础的构建，极右翼势力与外部利益集团联手，为1964年的军事政变提供了关键助力。随后的21年，巴西陷入了专制统治的阴霾，直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的全国再民主化运动才将其打破。

第三个转折点则与新自由主义危机紧密相连，这场危机动摇了工业社会的根基，同时也威胁到了社会“顶层”的既得利益。2013年的全国性动员，标志着秉持保守道德价值观的极右翼团体在数字时代通信和组织创新的推动下重新浮出水面。极右翼势力不仅在司法机构中根深蒂固，还借助“洗车行动”（Lava Jato）特别工作组推动反腐议程，同时渗透并“污染”了媒体环境。在政党领域，极右翼的影响力同样显著，对立法和行政部门产生了深远影响。2016年的议会弹劾

剥夺了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总统的权力，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Lula da Silva）遭监禁，左翼斗争的旗帜被暂时压制，从而为极右翼铺平了道路。2018年，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凭借极右翼的支持赢得大选，成为巴西总统，并在议会中占据了多数席位。

然而，随着捍卫卢拉的民众运动在司法机构高层的支持下对“洗车行动”背后的极右势力进行反击，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开始受到遏制。2022年总统选举的胜利，使得卢拉政府得以组建，这极大地削弱了极右翼的力量，但并未将其彻底根除。波赫曼指出，在议会、媒体乃至巴西社会的特定阶层中，以博索纳罗的支持者为代表的极右翼仍保持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根据《拉丁美洲北美大会》（NACLA）2024年4月2日文章《博索纳罗主义：巴西自己创造的现象？》，2023年1月8日，巴西利亚国会和总统府遭遇了数千名极右翼抗议者冲击，他们身着巴西国旗颜色的服装，手持反政府标语，大规模示威反对卢拉的当选与就职。这场抗议虽然聚焦于首都，但迅速蔓延至全国，包括封锁道路、在军事区设立营地、威胁卡车司机罢工，并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动员。抗议诉求多样，涵盖阴谋论、对机构信誉的质疑及选举机制的不满，其中选举舞弊指控成为动员核心，呼吁军队介入政治，旨在助博索纳罗复位。这场“政变”迅速引发与2021年1月6日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类比，二者共享深层国家概念以及选举舞弊谴责等共同叙事模式，均为反民主行动辩护，声称为“真正爱国者”夺回民主。2024年2月8日，博索纳罗因涉嫌参与未遂政变而受到正式调查。

2024年2月25日，博索纳罗在圣保罗召集了18.5万人举行集会。巴西选举法院已裁定博索纳罗至少在2030年前都不得再次参选，因为他被指控滥用职权、挑战选举制度。《美洲季刊》（Americas Quarterly）2024年2月27日评论称，“博索纳罗看似走到尽头，但博索纳罗主义（Bolsonarismo）仍在延续。”集会显示，博索纳罗仍拥有可观的政治资本。据民调机构Atlas Intel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中，博索纳罗的个人支持率始终稳定保持在40%左右。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巴西政治中的保守主义倾向或将持续。福音派基督徒在巴西人口中的占比已从2010年的22%增长至2022年人口普查中的约三分之一，据国家统计局预测，这一比例或将在2033年前超过天主教徒。

（二）博索纳罗主义政治

2024年3月15日，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UFMG）教授儒亚雷斯·吉马良斯（Juarez Guimarães）在巴西独立网站“地球是圆的”（A terra é Redonda）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博索纳罗主义的政治》的评论。吉马良斯教授认为，博索纳罗主义的政治生态，可以且应当被解读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内在张力：一方面是其作为破坏民主、具有宗派性质的政治团体的本质特性；另一方面则是其不懈追求的目标——在选举竞争中赢得多数支持，实现影响力的普遍化。这两股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博索纳罗主义政治的复杂面貌。其背后的逻辑，正是安东尼奥·葛兰西所阐述的“运动之战”向“立场之战”的过渡——即从积累政治力量、争夺叙事权与价值观，逐步迈向公开权力争夺的阶段。

博索纳罗主义的中坚力量源自其政治派别的深厚根基，这是其展现韧性与连续性的根本所在。这股力量不仅由博索纳罗精心构建的狂热追随者网络构成，这些网络由传播机构与各类中介机构（如福音派团体、保守派天主教徒、军事势力、众多民选政客等）交织而成，更触及了更广泛的阶级层面。博索纳罗的影响力已强势渗透至金融资本、农业综合企业、雇主联盟，以及积极寻求恢复并激进化新自由主义议程的矿业公司等核心领域。据估算这一网络覆盖的人口比例在10%至20%之间。

而政治游戏的核心在于，既要稳固派系网络的內聚力，又要奋力争取更广泛的选民基础。根据吉马良斯教授所说，博索纳罗主义争取选举多数的策略，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一是对文明危机的戏剧化诠释（诚然，其中也包含了真实成分的映射）；二是明确界定需要打击的“敌人”——广义上的左翼力量，以及不认同激进化新自由主义方案或博索纳罗主义更为激进的暴力面向的自由主义者；以及最重要的第三项，寻求并塑造能够引领社会走出文明危机的普遍价值观与身份认同，即所谓的“普遍性”。

从诞生之初，博索纳罗主义便以“黄绿家园”（意指传统价值观受左翼激进势力威胁的象征）、父权制家庭（面临女权主义与LGBTQI+运动的挑战）以及对上帝的信仰（通过原教旨主义神学加以强化）作为其“普遍性”的核心。在彻底摒弃这些身份认同之前，博索纳罗主义将继续保有强大的选举号召力。尽管在投票中，大多数巴西女性选择了卢拉，但巴西女权主义运动尚未能提出有效的父

权制家庭替代方案。同时，巴西国内正上演的宗教纷争，也未见最保守立场有任何被削弱的迹象，这种趋势甚至在天主教内部也同样显著。

根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24年8月1日文章《热带特朗普：巴西极右翼势力卷土重来》，博索纳罗凭借强烈的反体制立场崛起至权力巅峰。2018年，与他一同当选的右翼立法者大多来自政治圈之外，甚至是远离政治舞台的各界人士。其中不乏警察和军人，这与博索纳罗的传统支持群体相符，但也有前色情明星、葡萄牙王室的远亲，以及众多毫无政府工作经验的网络红人。据巴西一位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显示，截至2022年，巴西88%的主要网红均为博索纳罗主义者。这些在YouTube上担任生活教练或在Instagram上成为健身明星的网红，通过拥抱激进政治来积聚粉丝并最终获得权力，他们或许正是博索纳罗主义的标志性人物。

尽管博索纳罗目前正处于政治活动的禁令之下，但他所激起的政治浪潮却仍然汹涌澎湃，势头不减。2023年，博索纳罗的盟友开始着手打造一种“无博索纳罗的博索纳罗主义”（Bolsonarismo sem Bolsonaro），即在无博索纳罗本人的情况下，继续推行其政治风格和理念。在博索纳罗落败的选举中，其所属派系仍展现出了不容小觑的竞选实力，这充分证明了该运动的力量已经超越了单一领袖的范畴，如今在联邦与州级层面均牢牢掌握着实际权力。当前，博索纳罗派系似乎并未因领袖的暂时缺席而沉寂，反而频繁地向卢拉政府发难，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将国家的发展轨迹重新拉回极右方向，这无疑为卢拉的执政之路增添了不少变数与障碍。

二、巴西极右翼持续影响力的根源

巴西极右翼不仅具有利用民众不满情绪、建立意识形态阵营、通过数字媒体和虚假信息进行政治动员等内在运作逻辑，还依赖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外部极右翼势力的支持。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极右翼势力不仅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还在政治舞台上长久地保有其影响力。

（一）内部原因

首先，博索纳罗主义很好地利用了民众对于国内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根据巴西媒体《NEXO》2023年11月20日文章《为什么传统右翼向极端主义投降》，特朗普、博索纳罗和米莱都是极右翼反建制政客，三人采取了相同的策略。他们成功地捕捉到了各自国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挫败感”。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美国正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复苏，但部分人口就业不稳定或尚未恢复购买力。与此同时，美国人将中国的崛起和墨西哥边境的移民视为对美国经济和安全的威胁。2023年，米莱当选时，阿根廷正面临严重且持久的经济危机，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40%，超过40%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自2013年年中以来，巴西一直在应对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导致国内对政治、经济、腐败等问题的批评十分强烈，反体制情绪高涨。而博索纳罗于2018年当选巴西总统，即罗塞夫遭弹劾下台两年后。巴西茹伊斯迪福拉联邦大学（UFJF）政治学教授若热·查卢布（Jorge Chaloub）表示，这三位领导人的保守言论都代表着“回到理想化的过去”，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就是一个例子。

根据英国杂志《The Week》2022年10月5日文章《博索纳罗主义，特朗普有巨大影响力的壮举》，历史学家若泽·西奥多罗·马斯卡雷尼亚斯·门克（José Theodoro Mascarenhas Menck）表示，他与特朗普的“天才之处”惊人地相似——挖掘出人们内心需要公开表达的情感暗流。《NEXO》2023年7月17日文章《波赫曼：“反体制”右翼是如何形成的》，新自由主义试图推迟西方现代性的崩溃，而部分左翼尚未能提出真正的替代方案。因此，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极右翼利用生存危机，通过“反叛”占据新的空间。极右翼有时将自己定位为反建制派，通过民众投票在政治上占据了优势。

其次，博索纳罗成功改变了巴西右翼，建立了强大的意识形态阵营。《The Week》文章指出，与过去的右翼相比，博索纳罗代表着意识形态更强的保守派，在某种意义上更能够吸引选民。从2022年选举的结果来看，这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群体。他们批评传统媒体，反对堕胎合法化，反对所谓的性别政治，围绕上帝、家庭和自由展开讨论。与特朗普一样，博索纳罗尽管没有详细阐述自己的意识形态，但他却成功地开创了一场运动、一种权力语言和一种身份，这是一种极右翼的“基础设施”，通过其支持者持续留在巴西社会中。

再者，博索纳罗成功地利用了媒体。《NEXO》2024年2月26日文章《巴西温和右翼的空间有多大》指出，从罗塞夫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博索纳罗逐渐营造出一种强势形象，其中的重要因素是数字媒体。

巴西媒体《Outras Palavras》2024年3月8日文章《危机中的政治：特朗普症状》指出，特朗普和博索纳罗在策略上有无数相似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大量使用社交网络制造虚假信息”。在巴西，WhatsApp是一个强大的社交平台，它的不透明性往往为虚假新闻的秘密传播提供了便利。同时，道德恐慌与宗教言论相结合也是博索纳罗主义的特征之一。《NEXO》文章认为，尽管并没有占据主流媒体，但博索纳罗的宣传策略成功调动了相当一部分的右翼乃至极右翼支持者，最终促成他在2018年当选，并形成一股中短期内持续影响巴西政治的重要力量。

儒亚雷斯·吉马良斯教授在《博索纳罗主义的政治》一文中分析了博索纳罗主义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原因。他指出，一个重要的解释方式是“钙化假说”（hipótese da calcificação）。所谓“钙化”是指政党两极分化蔓延到社会和情感层面，形成相互排斥、相互争斗的世界观，塑造选民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会在选举争议期过后继续存在，并巩固对其所支持领导人的“忠诚度”，从而降低选举的波动性——即使出现领导人相关的负面信息，选民也依旧坚定地选择支持。而这种“钙化”则依靠一种新的（虚假）信息和舆论生态来维持，通过扎根于社会的信息传播网络来实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各个阵营的人们在输出观点的过程中，不断巩固自己的信仰，导致社会中尊重多元、求同存异、积极协商的思维和能被大幅削弱。

此外，巴西极右翼发展的一个本土化因素是巴西军队参与政治。根据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基金会（Fundação FHC）2023年4月18日文章《巴西和美国的极右翼：异同点》，军队参与政治是巴西和北美极右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共和国历史的不同时刻，军队都在巴西政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而且，尽管巴西已经度过了军事独裁阶段（1964-1985年），但许多巴西人仍然钦佩武装部队，并且将其视为民主的保障者。于是，许多退役甚至现役军人加入了极右翼运动，并很早就成为了博索纳罗政府的一部分，支持其对民主的持续攻击。”

（二）外部因素

《NEXO》2024年1月7日文章《全球极右势力的回流和新的攻击》指出，21世纪初，极右翼势力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土地上崛起。尽管其中一些领导人在后来的选举中落败，但他们的影响力仍不容小觑，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全球极右翼浪潮的图景。

其中，对博索纳罗主义影响和支持最大的是来自美国的极右翼势力。两者最初由共同的“精神导师”巴西右翼作家、思想家奥拉沃·德卡瓦略（Olavo de Carvalho）联结起来。

根据《纽约时报》2024年8月1日文章，德卡瓦略首先与美国右翼政治文化建立了意识形态的联系，成为巴西“新右翼”的基石。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结束了军事独裁统治，该政权因折磨和暗杀政治对手而广受谴责，此后，少有政客自称为“保守派”或“右翼”（但博索纳罗是个例外），这是“尴尬的右翼”（*direita envergonhada*）的时代，而德卡瓦略正是助推这一时代走向终结的人。

德卡瓦略曾短暂地投身共产主义，其于2005年移居美国后，开始在博客和社交网络上大量发帖，尤其在巴西早期风靡的谷歌社交平台“Orkut”上积聚了大量拥趸。他利用这一平台针对他认为的巴西国内的亲左派政治正确性展开了抨击，巴西右翼的广大阶层都认为，是德卡瓦略为他们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德卡瓦略还在其著作中通过借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阐述左派如何在巴西的文化生活中“悄无声息地确立霸权地位”。在社交媒体上，他则有意采取“冲击政治”的策略，故意以粗俗言辞挑战传统禁忌，如宣称“百事可乐用堕胎胎儿调味”，以此嘲笑“传统文化守门人的权威”。

此后，巴西右翼智库和学生群体不断得到美国的扶持，成为又一个联结双方的桥梁。例如，巴西的右翼学生曾得到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自由主义非营利组织阿特拉斯网络（Atlas Network）的资助，其中一些学生成立了“自由巴西运动”（Movimento Brasil Livre），参与组织了要求罢免罗塞夫总统的右翼抗议运动。在博索纳罗竞选和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极右翼势力更是为其提供建议和支持，这种互动延续到博索纳罗卸任后，2023年1月的巴西“国会山骚乱”事件中亦有美国势力的身影。

近期，巴西与境外的极右翼势力同样有较为明显的互动。

今年4月，以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和马斯克之间的矛盾为导火索，美国国会成为了两国极右翼联结的舞台。4月17日，美国众议院司法事务委员会公布一份题为《海外言论自由受到的攻击和拜登政府的沉默：巴西的案例》的报告；5月6日，美国众议院请求美洲国家组织（OAS）提供有关巴西审查制度侵犯言论自由和滥用权力的信息；5月7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了以“巴西：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危机？”为主题的听证会。根据美国众议院官网和《CNN巴西》（CNN Brasil）报道，与博索纳罗有关的巴西保守派人士组成代表团，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了本次听证会。

7月7日至8日，巴西第五届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在圣卡塔琳娜州举办，博索纳罗和米莱出席活动。

根据《G1》2024年7月6日文章，该会议由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联邦众议员爱德华多·博索纳罗引入巴西，只允许保守派自由主义研究所（Instituto Conservador-Liberal）成员参加。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成立于1974年，是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会议之一。国家总统、国会议员等知名政治家经常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使得该会议成为宣传保守派议程和公共政策辩论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大会因倾向于与特朗普主义思想保持一致而备受关注。第一届巴西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于2019年10月在圣保罗举行。此后三届分别在巴西利亚（2021年）、圣保罗州坎皮纳斯（2022年）和米纳斯吉拉斯州贝洛奥里藏特（2023年）举行。在该组织官方网站的介绍中写道：“为此，我们与一切意识形态作斗争，弘扬保守和自由的价值观”。

巴西第五届保守行动派大会活动是米莱上任后首次访问巴西，但他却未与卢拉会面，并因此缺席了在巴拉圭举行的南方共同市场峰会。根据《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 Paulo）2024年7月7日报道，米莱在演讲中对社会主义国家发起攻击，为阿根廷国内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进行辩护，并表示“我们的朋友博索纳罗在这里（巴西）遭受了司法迫害”。尽管未直接提及卢拉，但米莱的这一表现仍引发了对两国元首关系恶化的担忧。

三、巴西极右翼势力的未来发展

吉马良斯教授认为，尽管博索纳罗本人输掉了大选，且难以再次参选，但博索纳罗主义依然能保持政治实力。这一判断基于以下三点：第一，尽管输掉了总统选举，但博索纳罗获得了近一半的选票，其盟友在州政府层面取得了关键胜利，并在联邦议会中获得了强有力的代表权。第二，巴西右翼继续由博索纳罗主义领导，温和右翼已经失去了履行这一角色的能力，保守派认为博索纳罗主义是唯一可行的方案。第三，博索纳罗主义掀起了一股政治浪潮，从自由党扩大到其他党派，并通过强大的联络网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根据《NEXO》2024年2月26日文章《巴西温和右翼的空间有多大》，从选举的角度来看，巴西还没有回到一个正常的环境，让新的参与者带着他们的议程出现。社会仍处于重建公共政策的阶段，而群体间的愤怒情绪依然存在。尽管博索纳罗本人没有资格参加下次选举，但他可以在2026年将部分政治资本移交给另一位代表。无论是他的妻子米歇尔·博索纳罗（Michelle Bolsonaro），还是圣保罗州州长塔尔西奥·德弗雷塔斯（Tarcísio de Freitas），这个人可能会联合更温和右翼一起参加竞选。

《Outras Palavras》2024年3月8日文章《危机中的政治：特朗普症状》同样认为，高级选举法院的定罪并不意味着博索纳罗不能发挥选举领袖的作用。今年2月，博索纳罗在圣保罗召集了18.5万人举行集会，参与活动的包括2022年当选的多位州长，如圣保罗州德弗雷塔斯、圣卡塔琳娜州若日尼奥·梅洛（Jorginho Mello）、米纳斯吉拉斯州罗梅乌·泽马（Romeu Zema）和戈亚斯州罗纳尔多·卡亚多（Ronaldo Caiado）等。此外，约90名国会议员出席活动，其中四人被选为众议院委员会的主席。这一事实表明博索纳罗主义的力量，以及在2024年市政选举进程中，以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划分空间的战略的深化。

根据《纽约时报》文章，自从极右势力开始打造“无博索纳罗的博索纳罗主义”以来，该群体逐渐分化为两派：一个群体希望表明他们正在缓和自己的立场，并致力于负责任地治理国家；另一个群体则加倍发表激烈言论，推动网络参与。这两派都希望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能帮助他们站稳脚跟——所谓的局势变化则包括米莱就任阿根廷总统，以及特朗普可能在美国大选中胜出。

国外极右翼势力崛起将给巴西的政治图景带来重大影响。以美国大选为例，根据巴西媒体《政治实用主义》（Pragmatismo Político）2024年3月18日文章《巴西极右势力幸存并指望唐纳德·特朗普的回归》，了解国外情况的巴西富裕白人中产阶级将为米莱和特朗普的上述动态感到兴奋，因此受到鼓舞，提升对博索纳罗的信心。

网站“巴西247”2024年3月5日文章《特朗普是博索纳罗主义的唯一希望》认为，特朗普的可能当选，或不利于遏制巴西军队与“民主的胜利”之间的对抗。“如果说最近的历史在地缘政治方面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各大洲都有着方向相似的政治意识形态浪潮。”

根据《BBC巴西》（BBC News Brasil）2024年7月17日文章《特朗普的最终胜利将如何影响巴西》，受访专家表示美国大选结果会对巴西产生以下四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意识形态分歧：如果特朗普获胜，巴西和美国的意识形态立场将相去甚远。卢拉是左翼政治家，主张高额公共支出和积极的政府参与，并在环境和人权方面制定了较为进步的议程。特朗普则持有几乎完全相反的意见。

此外，如果特朗普当选，无疑会推动博索纳罗主义等右翼运动的发展。巴西学者安德烈萨·德索萨·桑托斯（Andreza de Souza Santos）表示：“极右翼候选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赢得选举，会强调演讲并鼓动人们，这会在其他国家产生连锁反应。”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拉丁美洲、美国和美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弗·萨巴蒂尼（Christopher Sabatini）认为，胜利不仅会对该地区产生软实力（影响力）的影响，可能会带来更实在的资金和精力投入，以建立和加强极右政治网络”。

第二，经济：尽管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但是巴西和美国双边关系的基础应该不会改变。美国是巴西制成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也是巴西最为重要的投资国之一。不过，特朗普倾向于推行保护主义政策，可能会对巴西的钢铁业等关键产业造成损害。

第三，环境：卢拉政府的执政重点之一是保护亚马孙雨林资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特朗普对人类行为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持怀疑态度。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和巴西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将会减少，“特朗普将成为全球的另一个例外，并将削弱巴西试图在环境问题上建立的联盟，”这将迫使巴西寻找其他合作伙伴。

第四，外交政策：萨巴蒂尼表示，卢拉奉行以独立、多极化和反美霸权为标志的外交政策。而特朗普则主张美国更具全球存在性的外交政策，并不重视多极化。潜在的重大分歧点包括乌克兰危机、加沙冲突和制裁委内瑞拉等。

注：本文摘自多家外文新闻媒体，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

参考来源：

1. 《Outras Palavras》2023年6月5日文章《巴西极右翼势力的三股浪潮》（As três ondas de ultradireita no Brasil）
<https://outraspalavras.net/direita-assanhada/pochmann-as-tres-ondas-de-ultradireita-no-brasil/>
2. 《拉丁美洲北美大会》（NACLA）2024年4月2日文章《博索纳罗主义：巴西自己创造的现象？》（Bolsonarismo, um fenômeno criado pelo próprio Brasil?）
<https://nacla.org/bolsonarismo-fenomeno-criado-pelo-proprio-brasil>
3. 《美洲季刊》（Americas Quarterly）2024年2月27日文章《博索纳罗看似走到尽头，但博索纳罗主义仍在延续》（Bolsonaro Seems Finished. Bolsonaro Lives On）
<https://www.americasquarterly.org/article/bolsonaro-seems-finished-bolsonarismo-lives-on/>
4. 网站“地球是圆的”（A terra é Redonda）2024年3月15日文章《博索纳罗主义的政治》（A política do bolsonarismo）
<https://aterraeredonda.com.br/a-politica-do-bolsonarismo/>
5.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24年8月1日文章《热带特朗普：巴西极右翼势力卷土重来》（Trumps of the Tropics: Brazil's Far Right Plots Its Return）
<https://www.nytimes.com/2024/08/01/magazine/brazil-bolsonaro-trump.html>

6. 《The Week》2022年10月5日文章《博索纳罗主义，特朗普有巨大影响力的壮举》（Bolsonarismo, a Trumpian feat of monumental impact）
<https://www.theweek.in/news/world/2022/10/05/bolsonarismo-a-trumpian-feat-of-monumental-impact.html>
7. 《NEXO》2023年7月17日文章《波赫曼：“反体制”右翼是如何形成的》（Pochmann: Como se forma a direita “antissistema”）
<https://outraspalavras.net/direita-assanhada/pochmann-como-se-forma-a-direita-antissistema/>
8. 《NEXO》2024年2月26日文章《巴西温和右翼的空间有多大》（Qual o espaço para uma direita moderada no Brasil）
<https://www.nexojornal.com.br/expresso/2024/02/26/politica-brasil-direita-moderada>
9. 《Outras Palavras》2024年3月8日文章《危机中的政治：特朗普症状》（Política em crise: o sintoma Trump）
<https://outraspalavras.net/estadoemdisputa/politica-em-crise-o-sintoma-trump/>
10.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基金会（Fundação FHC）2023年4月18日文章《巴西和美国的极右翼：异同点》（A Extrema Direita nos EUA e no Brasil: diferenças e similaridades）
<https://fundacaoohc.org.br/debates/debates/a-extrema-direita-nos-eua-e-no-brasil-diferencas-e-similaridades#>
11. 《NEXO》2024年1月7日文章《全球极右势力的回流和新的攻击》（O refluxo e as novas investidas da extrema direita mundial）
<https://www.nexojornal.com.br/expresso/2024/01/07/o-refluxo-e-as-novas-investidas-da-extrema-direita-mundial>
12. 美国众议院官网《“巴西：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危机？”》（Brazil: A Crisis of Democracy, Freedom, & Rule of Law?）
<https://foreignaffairs.house.gov/hearing/brazil-a-crisis-of-democracy-freedom-rule-of-law/>
13. 《CNN 巴西》（CNN Brasil）2024年5月7日文章《在美国，博索纳罗主义者参加众议院关于巴西的听证会》（Nos EUA, bolsonaristas participam de audiência sobre Brasil na Câmara dos Deputados）
<https://www.cnnbrasil.com.br/internacional/nos-eua-bolsonaristas-participam-de-audiencia-sobre-brasil-na-camara-dos-deputados/>
14. 《G1》2024年7月6日文章《了解什么是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这是一场将米莱和博索纳罗聚集在坎博里乌的保守派活动》（Entenda o que é CPAC, evento conservador que reúne Milei e Bolsonaro em

Camboriú)

<https://g1.globo.com/politica/noticia/2024/07/06/com-bolsonaro-e-milei-camboriu-recebe-forum-conservador-neste-fim-de-semana.ghtml>

15. 《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 Paulo) 2024年7月7日文章《米放过卢拉并发表批评社会主义的演讲》(Milei poupa Lula e faz discurso com críticas ao socialismo)

<https://www1.folha.uol.com.br/mundo/2024/07/milei-poupa-lula-e-faz-discurso-com-criticas-ao-socialismo.shtml>

16. 《政治实用主义》(Pragmatismo Político) 2024年3月18日文章《巴西极右势力幸存并指望唐纳德·特朗普的回归》(A extrema-direita brasileira sobrevive e conta com o retorno de Donald Trump)

<https://www.pragmatismopolitico.com.br/2024/03/extrema-direita-brasileira-sobrevive-conta-com-retorno-donald-trump.html>

17. 网站“巴西 247”2024年3月5日文章《特朗普是博索纳罗主义的唯一希望》(Trump é a única esperança do bolsonarismo)

<https://www.brasil247.com/blog/trump-e-a-unica-esperanca-do-bolsonarismo>

18. 《BBC 巴西》(BBC News Brasil) 2024年7月17日文章《特朗普的最终胜利将如何影响巴西》(Como eventual vitória de Trump impactaria Brasil)

<https://www.bbc.com/portuguese/articles/exe2d07g1k8o>

二、 各国动态

阿根廷

马杜罗指责阿根廷政府对委内瑞拉进行网络攻击

当地时间8月18日，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指责阿根廷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政府动用了1亿美元的情报秘书处(SIDE)资金，对委内瑞拉进行网络攻击。马杜罗指出，阿根廷政府通过计算机指挥，操纵社交网络账户攻击了委内瑞拉超过106个数字网站，并表示米莱在去年的阿根廷大选中可能也采取了类似手段收买阿根廷的重要人物以提高其支持率。

——编译自8月18日 *Página 12*

巴西

巴西决定驱逐尼加拉瓜大使

8月8日，巴西外交部证实，巴西驻尼加拉瓜大使布雷诺·索萨·达科斯塔（Breno Souza da Costa）已被尼方驱逐出境。根据对等原则，巴西政府决定驱逐尼加拉瓜驻巴西大使富尔维亚·帕特里西亚·卡斯特罗·马图（Fulvia Patricia Castro Matu）。巴西的这一决定是在卢拉与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Mauro Vieira）于8日上午的会晤中作出的。据尼方媒体报道，达科斯塔被驱逐的原因是他缺席了7月19日在马那瓜举行的桑地诺革命45周年官方庆祝活动。

——编译自8月8日 *GI*

巴西客机遭遇空难，黑匣子信息待公布

8月9日，巴西沃帕斯航空公司（VooPass）一架从巴拉那州卡斯卡韦尔市飞往圣保罗瓜鲁柳斯国际机场的客机，在圣保罗州维涅杜市（Vinhedo）坠毁，机上62人全部遇难。巴西空军航空事故调查和预防中心（Cenipa）于8月11日报告称，已从该飞机的两个黑匣子中获得了语音和数据信息，且发现机组人员在坠机前未向空中交通管制机构宣布紧急情况。初步调查报告预计30天内提交。沃帕斯航空公司表示，失事飞机自2010年起飞行，“符合所有规定”，且事故发生前一晚刚进行过“例行维护”。

事故发生后，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Lula da Silva）下令全国哀悼三天。此次空难是巴西自2007年以来遭遇的首起重大航空事故。当年，巴西TAM航空公司的一架空客A320飞机在圣保罗孔戈尼亚斯机场降落过程中突发意外，导致199人遇难，包括12名地面工作人员。

——编译自8月11日 *Brasil de Fato*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副总统指控总统诺沃亚的政治性别暴力行径

当地时间8月12日，厄瓜多尔副总统维罗妮卡·阿巴德（Verónica Abad）向选举争议法庭（Tribunal Contencioso Electoral）指控总统丹尼尔·诺沃亚（Daniel Noboa）的政治性别暴力。阿巴德指出，根据《民主法典》（Código de la Democracia），基

于性别的政治暴力被视为非常严重的选举违规行为，并表示将捍卫自己在诺沃亚参加 2025 年大选竞选连任时暂时担任厄瓜多尔总统的权利。日前，诺沃亚已接受其政治运动“国家民主行动”（ADN）的提名，将参加 2025 年大选。

——编译自 8 月 13 日 *El Tiempo*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正式禁止向以色列出口煤炭

当地时间 8 月 14 日，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外交部长、财政部长、贸易部长以及矿产和能源部副部长共同签署第 1047 号法令“规定禁止向以色列出口煤炭”。佩特罗总统此前表示，“做出该决定是为了应对加沙地带的冲突，因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动了战争，哥伦比亚也因此与以色列断交”。

——编译自 8 月 18 日 *El Tiempo*

墨西哥

墨西哥拒绝乌克兰政府逮捕普京的要求

当地时间 8 月 8 日，墨西哥现任总统洛佩斯在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拒绝了乌克兰政府提出的逮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要求，并强调“逮捕普京不是墨西哥的责任，墨西哥反对战争，支持和平，希望双方达成协议并进行调解”。乌克兰政府此前提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墨西哥下一任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的就职典礼，墨西哥应当逮捕普京。

——编译自 8 月 8 日 *La Jornada*

委内瑞拉

多国委内瑞拉移民抗议游行反对大选结果

当地时间 2024 年 8 月 17 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委内瑞拉人举行了由反对党领袖玛丽亚·科丽娜·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和反对派候选人埃德蒙多·冈萨雷斯·乌鲁蒂亚（Edmundo González Urrutia）号召的“世界真理大抗议”行动（Gran Protesta Mundial por la Verdad），谴责马杜罗政府的选举舞弊行为，并要求公布 7 月 28 日总统选举的真实结果。同时，该行动也扩展到了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和库库塔、

巴西的巴西利亚、厄瓜多尔的基多和瓜亚基尔、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巴拉圭的亚松森、萨尔瓦多的圣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蓬塔卡纳以及墨西哥的墨西哥城。

——编译自 8 月 17 日 *Infobae*

智利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报告指责智利政治阶层

当地时间 8 月 14 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人类发展报告》发布会，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参加本次会议。该报告指出，智利政治阶层领导社会变革的能力薄弱，在过去十年中治理社会的悲观情绪明显增加。此外，该报告还对智利的政治极化提出了质疑，并指责“在面对社会要求的各种变革时，政治阶层间的关系占主导地位，导致了沟通不畅和政治报复”。

——编译自 8 月 14 日 *La Tercera*

编译：付一诺、李晓晓

校对：覃李莎朗

审核：拉美和加勒比组